



中大與金校長的「宿緣」

金耀基教授服務中大逾三十年，1970加入社會學系，曾擔任該系系主任及新亞書院院長，於1989年出任大學副校長。2002年8月，李國章校長出掌教統局，校董會即任命金教授出任校長。他原先只同意服務至去年底，後因沙士襲港，影響新校長遴選進度，金校長再同意校董會所請，再延任半年。

據金校長表示，他沒想過當校長，行將退休，當上中大校長可說是緣份。金校長於今年六月底榮休，卸任前接受《中大校友》總編輯梁天偉訪問，暢談中大成立法律學院的目標，以及三十年來的難忘經歷。



金校長本來預計只任一年半，卻偏遇上多事之秋，從沙士到大學削資，無一不棘手，退休前再化解大學未逢之挑戰，更似是與中大有不解之緣。

金校長與中大的此段「宿緣」，時間雖短，兩年之間，帶領中大渡過難關，慶祝大學的四十周年，並且籌辦法律學院，為中大進入新紀元奠下基礎。

金校長對於大學理念和中國現代化的研究，見解精闢獨到，著作在港台以至中國大陸，至今仍迴響不絕。他服務

中大三十四年，親歷大學的成長、茁壯、飛躍。曾先後任新亞書院院長，為社會學講座教授，大學副校長，並且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綜合大學應有法律學院

• 中大籌辦法律學院，你視之為未來十年的大事，可否解釋法律學院的重要性？

世界上主要學府，例如美國耶魯和哈佛大學，都設有法律學院，歐洲中古時期的大學，最重要的三個科目，分別

是神學、醫學和法律，可見法律學院的重要性。國內清華大學，轉為綜合性大學後，近年也創設了法律學院。

中大的定位是研究型的綜合大學，成立法律學院，是理所當然的。誠然，對於作為一間提供全面性教育的大學，法律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事實上，法律教育並非只為培育律師或法官，世界主要的法律學院其中超過一半的畢業生，最終都不是從事律師或法官工作。法律教育提供一種嚴謹的思維訓練；一直以來，它被視為一種構



建社會文明的元素，法律學的知識對於其他學系亦極有幫助，今日不少專業學系，如商學、經濟學、資訊工程都必須借助或結合法律知識。

培養高質素法律專才

● 香港已經有兩家大學提供法律訓練，中大再成立會否造成資源重疊？

據研究本地大學法律教育的專業顧問團的意見，目前本地每年約有一百四十名法律學系畢業生，可是從本港校外課程畢業取得LLB資格的人數卻逾千。的確，單從培養律師與法官的角度，可能毋須增設大學法律課程，但我說過，法律教育不是專為訓練律師或法官的。法律界人士今日最關心的，不是法律系畢業生的數量，而是質素。

當我們在八十年代建立醫學院，也受到同樣的質疑，可是中大醫學院的成就有目共睹，為香港培育了高質素的醫學人才。過去的四十年，中大創設的專業課程，是一個成功接著另一個成功，形成中大上升的力量。本港第一個商學院就在中大，近年多次被評為亞洲之冠，而醫學院成立之後，接著又有工程學院、建築學院、旅遊學院，無一不取得國際的認可和社會的肯定。在這樣一個有連續成功紀錄的基礎上，中大創辦法律學院可以預見是另一個成功。

中大四十年的騰飛，可說是適時而起，乘勢而興。過去四十年是香港對人才需求最殷切的時期，正值香港的大轉型期，從一個殖民城市變成世界級的都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大轉型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而四十年來，中大為香港提供了七萬多的畢業生。我想如果中大不是乘時而起，為香港培養這許多人才，中大不可能有今日的地位。

中大是一間有遠見的大學，我們的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一開始就提出要「中英並重」的雙語政策，當時有不少質疑，何以不集中用英文教學？中大立足香港，心懷中國，面對全球，今日已越來越見雙語的重要性，李校長當年的決定，可說高瞻遠矚。

中大是中國研究的主要大學，全世界學者都有慕名而來。中大的中國研究涵蓋面廣，對於中國大陸法系的法律研究也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香港是普通法地區，中大的法律學院當然會以講授普通法為主，而以中國大陸法的研究為輔。我們希望中大的法律教育，會給學生最堅實的普通知識與技術的訓練，但同時，也讓學生對中國的大陸法有一定的掌握與修養，使他們在香港與大陸都能有發展。

羅致世界級優質教授

● 籌辦法學院目前最大困難在那裡？

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困難。要辦好法學院，最主要是要有優秀的教師和高質素的學生。這兩點，我相信都能達到。法律學院的教師，將從世界各地招聘，一向以來，中大的教授都是從世界各地公開招聘，從世界各地找最好的人才。

最近中大有位教授，辭職到普林斯頓大學去；以普林斯頓的名氣，大家都不會質疑，中大教授被普林斯頓請去，決非壞事。事實上，未來幾個月，像哈佛、牛津、杜克(Duke)轉來中大的也有好幾位，中大所努力的是保持國際上的競爭力。

近二十年來，我們可以從世界吸引一流的人才，我認為，中大（以及香港其他大學）的薪金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力，其次是中大的校園，中大的研究和教學環境，跟世界一流大學可以分庭抗禮。再者，因為中大在香港，而香港是一個具吸引力的國際城市。可是，我必須提醒，我們的薪金水平已追不上美國有些大學了。

大學削資是最大挑戰

● 你曾說任校長一年多以來，是多事之秋，最難忘是甚麼？

李國章教授表示要到政府出任教統局局長，為香港盡一分力。我認為特首找李國章肩負重任，值得欣賞，大家知道，李國章曾為叔父（李福善大法官）助選特首，可是董先生全不在意。我從來無意向，也沒有想過做校長，我是在非常情況下同意出任校長的，原本也只預計出任一



▲在中大40周年活動上，金校長介紹中大過去的發展和未來的路向。

中大計劃於2006年開辦法學院

法律學院乃中大未來十年發展願景之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五月宣布，建議接納中大於二零零五至零八年度，開辦法學院。

法律學院之具體籌備工作，將由籌劃委員會負責。籌劃委員會由大學校董、執業資深大律師梁定邦博士出任主席。梁博士曾任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現為哈佛大學法律學院野村國際金融體系客座教授(Nomura Visiting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s)，並為中國內地多間著名學府，包括北京及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中大設立法律學院建議公開以來，得到多方支持，例如，利國偉博士及李福善博士慷慨捐款設立兩個法律學講座教授，亦獲資深大律師陳志海先生捐款，以及關祖堯律師事務所與徐嘉儉先生捐贈藏書。已故關祖堯博士是中大校董會首任主席，徐嘉儉先生為執業律師。

中大計劃於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招收首批四年制法律學士(LLB)學生，並將開辦法學博士(Juris Doctor (JD))課程。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則開辦法學專業證書(PCLL)課程。其他將開設的研究院課程，則包括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及法學碩士。



▲梁大偉校友(六八新亞新聞)專訪後，與金耀基校長合照。

難忘點點中大事

• 中大的三十多年中，那些事最令你難忘？

出任新亞院長是一生難忘的事。我上任之時，中大改制完成不久，原來成員書院董事會之職權大受削弱，大學與書院之關係陷於低潮。我記得上任時，就有九位新亞書院董事登報集體辭職抗議。仍記得，67年新亞新聞系畢業的一位優秀作家圓圓(莫圓莊)更於報刊發文，表示不再踏足新亞。當年的我年輕多了，過去與新亞書院又無淵源，卻要

肩起書院的重任，要為書院的角色定位，確實有如履薄冰的感受。任

內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設立錢穆教授講座，邀請世界上對中國學術最有成就的學者演講，包括劍橋大學的李約瑟，美國的狄百瑞、日本的小川環樹等。錢穆先生當年已經退休，雙目失明，離開了他手創的新亞已二十年，也回來主持第一個講座，當日參加人數超過千人，連新亞體育館也容納不下，場面感人至之。

錢穆先生後來曾數度回新亞，我仍深刻記得，有一次錢穆先生說，現在新亞書院是真正的大學了，這當然是他對我的鼓勵。記得圓圓後來亦表示錢先生也回來，新亞校友也應該回新亞了。我任新亞院長八年半，有許多難忘事。當然，在中大三十四年也有許多難忘的事！

• 退休後有何計劃？

退休後希望有時間多看書，也計劃寫書。當然，也會有些旅遊的打算，或許休息半年後，會在社會學系教一個課程。六月尾離職後，我會到在西班牙巴塞隆那舉辦的一個叫「東西對話」的國際會議演講，受邀與會的包括克林頓、馬哈蒂、彭定康等政治名人，也有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教授、哈佛的杜維明教授等學者。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break”。

年，可是事態的發展，出人意料，我一做就做了二十二個月。而這近二年的中大可說是多事之秋。

一上任就發生了迎新營「四院互片」的「桑拿事件」。學生在迎新營所用的語言，可以說是品味問題，在校園不應有，此事在報章上卻炒作得厲害。然後又是中大科大合併引發的爭論。接踵而來是「沙士」襲港，招聘校長的事幾乎陷於停頓，更因威院受「沙士」重創，醫學院師生受感染，在一段時間大學必須停課，而大學四十周年校慶節目，包括「全球校長論壇」都必須作延期的決定，每個決定都有千鈞之重。

我會說，沙士事件是我們最黑暗的時期（醫學院教授在黑暗中與沙士作戰），也是最美好的時期，我們畢竟打了漂亮的一仗，中大遭遇了空前的壓力，但也向世界證明了醫學院（以及理學院的科研單位）的實力。沙士期間，鍾尚志院長致電我表明要公布沙士在社區爆發的實情。我說是事實，就公佈，大學會全力支持。

香港的經濟受連番騰折，政府財政困拙，財赤高企，香港的大學面對巨大削資，就中大而言，每年達到五千萬美元之鉅，不能不說是中大四十年來未有的挑戰。

政府財赤，必須由社會整體承擔，中大固不可獨善其身。可是，削資幅度之大，力度之猛，實構成嚴厲的挑戰。

我最考慮的是，如何讓中大的教研實力和上升動力不受到損傷，以及如何盡量保持大學同仁的工作。大學提出的削資預算，學系課程重整，都不知經過多少籌思，多少諮詢。總之，每個決定，無不把大學的整體利益，同仁的福祉，放在心中。

我們的薪酬調整，都是經獨立研究和廣泛諮詢，既要公平，亦要保持國際上的競爭力。有人說大學「殺系」，其實是學系重組，力量有增無減。試看，中大從創校的十多個學系，到現在六十一個系，一百多個課程，中大不斷在變，不斷在整合重組，變才是中大的歷史的構成。

• 對於新校長履任，可有臨別贈言？

四十年來，中大面對不斷變化的形勢。我們的發展不單止追隨形勢，更是不斷掌握先機，早著先鞭，才有今天。中大的管治架構，早已形成一個適應性極強的組織，能追隨形勢作出及時的反應部署，現時中大已有成熟的制度。劉遵義教授是許多大學爭相羅致的校長，他選擇加入中大，是中大之幸。他的學術成就與識見都廣受推崇，實在不須我多加贅言。我在此表示我對他的歡迎與祝福。



▲回首中大三十四年，金校長說有許多難忘事。